

世界

名著百部

035

V a l e n t i n e

瓦朗蒂娜



[法] 乔治·桑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I565.4

Q340

V a l e n t i n e

瓦朗蒂娜



[法] 乔治·桑 / 著

洪涛 / 译

840100/04



758106

伊犁人民出版社



瓦朗蒂娜 [Valentine]

作 者:[法]乔治·桑

译 者:洪 涛

出版者: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8.5 印张 28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425-0549-1/1.216

定 价:10.00 元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瓦朗蒂娜》的作者乔治·桑(1804—1876)是法国著名女小说家,享有世界声誉。她的父亲是拿破仑时期的军官。她四岁丧父之后,由祖母抚养,在农村长大,十三岁进入巴黎的一个修道院,十八岁嫁给杜德望男爵。这是一个浪荡公子,而乔治·桑又具有独立不羁的性格,因此,1831年她带上一子一女,毅然来到巴黎,独立谋生,不久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安蒂亚娜》是她第一部独自署名的小说,揭开了她的“妇女问题”小说的创作序幕,她也由此声誉鹊起。

《瓦朗蒂娜》(1832)是乔治·桑的第二部“妇女问题”小说。采取多角恋爱的描写方式;男主人以贝内蒂克特是爱情纠葛的关键人物,他爱上贵族小姐瓦朗蒂娜,而她是郎萨克伯爵的未婚妻;贝内蒂克特爱过瓦朗蒂娜的姐姐路易丝,她起初拒绝他,后来却爱上了他;贝内蒂克特被他的表妹阿泰娜伊丝热恋着,而后者有不止一个追求者。小说中的几对婚姻都导致悲剧。瓦朗蒂娜与郎萨克结婚,却没有爱情;她姐姐追求自由恋爱的悲惨遭遇,使她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听任命运的宰割。更可悲的是,伯爵发现她和贝内蒂克特的关系以后,剥夺了她的财产蓝博宫堡和附属地产,无情地抛弃了她。贝内蒂克特在幸福来临之际被情敌杀死。阿泰娜伊丝一气之下与自己不爱的人结了婚。通过这三个悲剧,乔治·桑抨击了不合理的婚姻。

这部小说塑造了几个性格鲜明的形象。瓦朗蒂娜具民主主义思想,是乔治·桑女性画廊中有独特光彩的人物之一。她关切农民的痛苦和欢乐,抛弃阶级偏见,与农民接近。她性格温柔却并不懦弱,是一个理想的女性形象。贝内蒂克特性情暴烈,富有反抗精神,蔑视金钱,憎恨贵族的自命不凡,看不惯暴发户的倨傲,无情地讽刺他们的吝啬或挥霍。

他宁愿放弃一门女方嫁妆十分可观的婚姻，不顾一切地追求瓦朗蒂娜。这是另一个理想的男子形象。蓝博夫人也被刻画得相当真实、生动。她庸俗、狭隘、爱慕虚荣，嫉妒继女的漂亮，不料继女的情人竟是她的情人；她一手包办了女儿的婚姻，葬送了女儿的一生。这是当时社会产生的精神畸形儿。侯爵夫人是另一种贵妇，她性格软弱、轻率、喜爱奢华而又自私。由于经济的败落，她不得不依附他人，委曲求全。阿泰娜伊丝的心理和性格，则体现了暴发户农民想跻身于上层阶级的社会现象。

小说对法国中部地区贝里农村的绮丽风光，以及对风俗人情的细腻描绘，十分引人注目。

本书收集了乔治·桑的三部小说，即《瓦郎蒂娜》、《侯爵夫人》和《玛泰娅》。《侯爵夫人》属于乔治·桑的早期作品，是她最优秀的短篇小说。它刻画了一个不愿与上流社会淫荡堕落的风气同流合污，追求纯洁爱情的女性形象。她看不惯社会上普遍的偷情通奸，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找不到理想的爱情。现实中找不到的，她却在舞台上找到了。她迷恋上了一个悲剧演员，其实她恋上的不是男演员本人，而是他扮演的角色。她理想中的情人原来是古典型悲剧中的英雄，好的理想虽然是守旧的，却衬托出现实生活的卑污。在艺术上，这篇小说采用回忆手法，能更多地揭示出女主人公丰沛激荡的内心世界。

中篇小说《玛泰娅》以威尼斯为背景。这个城市给乔治·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水网如同阡陌，布满了整座城市。在水中荡漾的冈朵拉是情人谈情说爱的好地方。玛泰娅是个有主见，敢于争取自己的爱情和幸福姑娘。终于如愿以偿。小说描写的是一对平民男女的恋爱。这在乔治·桑的小说中并不多见。

瓦朗蒂娜

作者前言

《瓦朗蒂娜》是我继《印第安娜》之后发表的第二部小说；《印第安娜》在文坛上获得了我远远没有料到的成功。我于1832年回到贝里。我酷爱描绘从儿时起就尽收眼底的大自然。从那时起，我便已感受到描写大自然的需要；可是，在精神和理智上却有一种深沉的激动伴随一切而来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在最急于要表达出来的时候，却最缺乏公诸于众的勇气。贝里这个可怜的一隅，这个默默无闻的“黑谷”，这片既不壮观，又黯淡无光，必须细觅才能找到，必须喜爱才能欣赏的风景，却是我早年长期不断的沉思遐想的殿堂。我在这些断枝枯干的树林中，崎岖不平的小径上，沿着这些荒野中的灌木丛和只有孩子们和畜群才攀爬的小河岸，生活了22年。这一切只有我才能感到它的魅力，但却不值得显示给对此无动于衷的人。这个无名平凡的地方，任何重大的历史回忆，任何重要的名胜记载都不会提及，以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好奇，我为什么还要公诸世人呢？我觉得，“黑谷”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身存在的环境和衣着，但这远远不是光彩夺目的打扮！倘若我指望自己的作品蜚声文坛，我想，我早就该珍惜地遮住这片风景，仿佛遮住一个殿堂，在那里，或许至今惟有我一个人白驰骋艺术家的思索和诗人的梦幻；然而，我没有指望这个，我甚至对此连想都没想过。我不得不写作，于是我写作。我不由自主地被卷进神秘的魅力之中，这魅力散布在包裹着我的一种近乎乡土气息的氛围里。我的小说的描绘部分受到赞赏。据说，在《印第安娜》中，我已经宣布过所谓反对婚姻的理论，由此引起的相当激烈的抨击真是无稽之谈。在这一部和另一部小说中，我指出了不幸结合的危险和痛苦，似乎是，我自以为在写作散文，其实不知不觉在宣扬圣西门主义。那时我还没有思考过社会贫困。我还太年轻，除了事实之外，看不到和观察不到别的什么。由于天生的惰性和喜爱外表事物——这是艺术



家的幸运和弱点,我或许会始终停留在这一步,如果不是因为有点学究气的批评促使我进一步思索并关注我迄今为止只抓后果的前因的话。可是,有人那么尖酸刻薄地指责我总想装作有头脑的人和哲学家,以致有一天我对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咱们就来瞧瞧什么是哲学吧!”

—

贝里的东南部有一个方圆几法里的风光旖旎的地方。就在巴黎通往克莱尔蒙那个方向,大路横穿而过。大路两边人口稠密,旅游者很难猜度出邻近一带风景秀丽。但要是有人为了寻觅荫凉和幽静,走进那些随时出现在大路旁的弯曲狭窄的小路,不一会儿便会看到一派青翠欲滴、静谧诱人的景色,绿茵如坪的牧场,幽咽声声的溪水,一丛丛桤木和榉木林,好一片恬淡闲适,富有田园风味的自然风光。在方圆几法里之内,要寻找一幢碎石垒墙、瓦片屋顶的房子,那是办不到的,惟有一缕蓝色的炊烟,刚巧从树叶丛后面袅袅升起,表明不远的地方有间茅舍;倘使在小丘的核桃树后面瞥见一座小教堂的尖顶,再走几步路,便会发现钟楼的瓦片上苔藓侵蚀,还有十二间分散的小屋,周围是果园和大麻田,一曲清流,三根木梁组成的桥架于其上,一平方阿尔邦的墓园由一道色彩鲜艳的栅栏封住,最后是四棵梅花形的小榆树和一座坍塌的塔楼。当地的人把这称之为村落。

这些不为人知的村野的恬静,是无与伦比的。无论奢华、艺术、博闻强记的研究癖,还是所谓工业这个百手妖魔,都未曾渗透到这个地方。在这里,历次革命只不过勉强使人们有所感觉,上次战争在这块土地上也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是胡格诺教徒反对大主教徒的那场战争;另外,传统缺乏根基,黯然无色,倘若你询问那里的居民,他们会回答你,这些事至少已经过去了两千年;因为这儿的农民主要的品德是毫不关心古代的事。你跑遍这一带,在圣徒前祈祷,喝着这儿的开水,却决不会听到官方责成编写的封建时代编年史,或者正规的显灵传说。农民沉着和寡言的性格,不是这一带毫不足道的魅力之一。任何事情都不能使这儿的农民感到惊奇,也不会牵动他们的心。甚至连你突然出现在小路上也不能使他掉过头来,假如你问他通往一座城市或一个农庄的路,他的全部回答只是出于礼貌的一笑,仿佛向你证明,他不受你狡黠的欺骗。贝里的农民不能想像赶路的人会不知到哪儿去。惟有他的狗在你身后吠几声,他的孩子们藏在篱笆后,躲避你的目光和询问,那个最小的孩子,如果跟不上四散而逃的哥哥们,会害怕得跌在壕沟里,使劲嚷嚷。最

冷漠无情的面孔要算大白牛的了，它是一切牧场不可回避的长者，在灌木丛中定睛看你，似乎要使那些惊惶的公牛失之沉着友好的整个家族对它保持敬畏。

除开对走近的外乡人乍见之下表示冷淡之外，当地的农民是善良和好客的，就像宁静的树荫和芬芳扑鼻的草场那样乐于迎客。

夹在两条小河之间的一块地方，尤其以树木草丛遒劲幽暗的色彩闻名，这种色彩使它得名“黑谷”。这里只有星罗棋布的茅屋和几个人息不错的农庄。人们称为“新仓”的农庄非常大，它外表的朴素同风景的朴素相得益彰。一条栽上枫树的林荫路直通那里，在村舍脚边，安德尔这条当地美丽的小溪，在牧场的灯心草和黄菖蒲中间缓缓流淌。

对黑谷的居民来说，五月一日是出门之日和节日。在峡谷的尽头，就是说，离新仓所在的中心部分约两法里远的地方，举行这种乡村节庆。在乡下，这种节庆吸引和聚集附近的所有居民，从副省长到漂亮轻佻的女工，她头一天就给神气的襟饰做好褶子了；从高贵的宫堡女主人到靠领主的栅栏来饲养山羊和绵羊的小牧童。大伙儿在草地上进餐，在草地上跳舞，胃口不坏，兴致不低；有的人坐上敞篷四轮马车，或骑在驴上，有的人戴着圆锥形女帽或意大利草帽，有的人穿上白杨木鞋或土耳其缎子鞋，有的人身穿绸袍或花缎裙，争奇斗妍地到来。对漂亮的姑娘来说，这是风和日丽的一天，对美做出高下之分的裁决的一天，在艳阳的无情照耀下，沙龙里有点成问题的妩媚，面对乡村朝气蓬勃的健康和光彩焕发的青春，受到了挑战；而男性的法庭则由各阶层的法官组成，当事人面对提琴声，罩在烟尘斗乱之中，受到炽热目光的注视。多少平分秋色的胜利，多少理所应得的弥补，多少长期悬而未决的评判，在风流艳事的年鉴上，表明这就是乡村节日。这儿的五月一日，如同各地，是黑谷穿上节日盛装的村妇和邻近城市的太太们暗中媲美的重要日子。

这种天真无邪的诱惑最可怕的武器库，从早晨起就在新仓农庄筹集起来。那是在一个大而低矮的房间里，有小格玻璃窗采光；墙壁贴上色彩相当鲜艳的壁纸，同天花板熏黑的梁木、平滑完整的橡木门和做工粗糙的碗橱恰成对照。在这个随随便便装饰起来的地方，相当漂亮的现代家具反衬出第一流家庭的典范的乡村气息。有个十六岁的俊俏少女，伫立在一面似乎俯向她，以便欣赏她的老式穿衣镜金黄的、锯齿状的框

架前，最后整理一下华丽典雅的衣装。善良的农庄主人惟一的女继承人阿泰娜伊丝，这样年轻、红艳、秀色可餐，在艳装打扮之下，显得分外娇媚大方，正当她理顺珠罗纱的连衣裙时，她的母亲蹲在门前，衣袖挽到肘弯，在一只大锅里准备着什么，发出水的哗哗声，周围有一大群鸭子秩序井然，引颈等候。一注强烈欢快的阳光从敞开的门射进来，落在打扮一新、红喷喷的、娇小玲珑的少女身上，她跟肥胖的、黧黑的、身穿棕色粗呢衣服的母亲绝然不同。

在房间的另一头，一个穿黑衣服，随便坐在靠背沙发椅上的年轻男子，正在默默地注视阿泰娜伊丝。他的脸并没有流露形诸于外的、幼稚的快乐，而少女的一举一动却把它反映了出来。有时甚至有一丝讥诮和怜悯的细微表情，似乎使他那灵活的、大而薄的嘴唇蠕动起来。

莱里先生，或者不如像他长期交往，并同等对待的农民出于习惯那样，依然称呼他莱里老爹，在按照农村习俗，一年四季都在壁炉里升起的炭火旁，安然地烤着穿上白袜的胫骨。这个厚道的老汉老当益壮，身穿条纹裤，印花的宽背心和长上衣，留有发束。发束是往昔留下的宝贵余蓄，逐渐从法兰西的土地上消失。贝里较之其他省份，少受一些文明的侵害，这种发式至今对半资产阶级半村夫的农民阶层中固守习惯的人，还有至高无上的影响。这是因为在青年时代，他们第一步是迈向贵族习惯，假若他们的脑袋消除了这种社会特殊身份的标志，他们就以为有失身份。莱里先生一直捍卫自己的身份，顶住女儿的冷嘲热讽，在阿泰娜伊丝的一生中，也许这是惟一的一次，她慈爱的父亲没有应允她的意愿。

“快点，妈妈！”阿泰娜伊丝扣好波纹织物腰带的金扣，说道，“你喂完鸭子了吗？你还没有换衣服吧？咱们永远动不了身啦！”

“耐心点，耐心点，小丫头！”莱里大妈说，一面不偏不倚地给家禽分食；“给‘娇儿’套轡的时候，我就有时间穿戴好。啊！我可不像你那样非得去赴会不可，我的孩子！我已经不年轻了；而我年轻时，可不像你那样，既有闲功夫，又有办法打扮得花枝招展。咳，我可不能花两个钟头来打扮！”

“您这是责备我？”阿泰娜伊丝赌气说。

“不，我的孩子，不，”老农妇回答。“玩吧，打扮吧，我的孩子；你有大

笔财产，可以享用你的父母劳动所得。我们眼下一大把年纪，可享受不了啦……再说，省吃俭用惯了，也就不需要享受啦。我本来可以花钱雇人侍候我，但我不会这样做；我身不由己，家里的一切非得我亲自安排。而你呢，打扮成贵妇人那样吧，孩子；把你养大就为了这个：这是你父亲的心愿；你不会守着一个扶犁的雇工，你未来的丈夫会十分乐意看到你的手雪白粉嫩，嗯？”

莱里大妈洗刷完大锅，念叨完这一篇慈爱而有见地的讲话，一面微笑一下，朝年轻男子扮了个鬼脸。后者佯装没有注意到。莱里老爹处在憩息的农民感到亲切的悠然发呆的状态中，端详着他的鞋扣，向未来的女婿抬起半闭半合的眼睛，仿佛要享受一下心满意足的心境。但未来的女婿为了避开这种无言的关切，却站起身，换个座位，最后对莱里大妈说：

“姨妈，您要我去备车吗？”

“去吧，我的孩子，你愿意就去吧。我不会让你久等的。”好女人回答。

外甥正要出去，这当儿走进第五个人，她的神态和衣着跟农庄居民形成奇异的对照。

二

这是一个苗条瘦小的女人，乍一看，似乎有二十五岁；但走近细看，可以估上三十，而不用担心对她过于随便，她瘦弱匀称的身材还保持着青春的妩媚；而她的脸孔既高贵又标致，带着忧心忡忡的痕迹，比岁月更使她憔悴。她的衣着不修边幅，头发平直，神情安详，足以表明她无意去参加节庆活动。不过，在她娇小的拖鞋里，在端庄雅致的灰色连衣裙里，在白皙的颈项中，在灵活而有节制的举止中，较之阿泰娜伊丝焕发着的珠光宝气，有着更多的真正的贵族气息。面对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女人，人人都会尊敬地站起身；在农庄的客人中，她的名字叫做路易丝小姐。

她亲热地向莱里大妈伸出手去，吻了大妈女儿的额角，朝年轻男子好意地一笑。莱里老爹对她说：

“今天早晨您散步走得很远吧，亲爱的小姐？”

“不错，您猜猜我居然走到哪儿！”路易丝小姐回答，一面亲切地坐在他旁边。

“我想，到不了宫堡吧？”那个外甥抢着说。

“正好走到宫堡，贝内蒂克特。”她回答。

“多不谨慎哪！”阿泰娜伊丝叫道，一时忘了卷头发，好奇地走过来。

“为什么？”路易丝反问，“您不是告诉过我，所有仆人都换过了，除了可怜的奶妈？毫无疑问，如果我碰到她，她不会出卖我。”

“您毕竟会碰到夫人……”

“在清晨六点？夫人在床上要睡到中午。”

“您天亮以前就起床了？”贝内蒂克特说。“我确实好像听到您打开花园那道门的声音。”

“可是那位小姐呢！”莱里大妈说，“据说她起得很早，非常好动。要是您遇到了她呢？”

“啊！我求之不得！”路易丝热情地说，“我见不到她的面容，听不到她的声音，便得不到安宁……您认识她，阿泰娜伊丝；对我直说吧，她漂亮、善良，酷似她的父亲……”

“她更像这里的一个人，”阿泰娜伊丝瞧着路易丝说，“这就是说，她善良漂亮。”

贝内蒂克特的面孔光彩焕发，他的目光亲切地落在未婚妻身上。

“听我讲，”阿泰娜伊丝对路易丝说，“如果您渴望见到瓦朗蒂娜小姐，就得跟我们一起参加节庆活动；您可以躲在我们的堂姐西蒙娜座落在广场上的房子里，从那儿您准定看得到那些贵妇人；因为瓦朗蒂娜小姐向我保证过，她要去赴会。”

“我亲爱的美人，我去不了，”路易丝回答，“我走下马车便会被人认出，或者被人猜出是我。再说，我只想看见这个家庭的一个人；其他人在场会败坏我原来的兴致。我的计划就谈到这里，现在谈谈你们的计划，阿泰娜伊丝。我看，您是想以青春美貌、雍容华贵来压倒群芳吧！”

年轻的农庄姑娘快乐得涨红了脸，拥抱路易丝时那种热烈兴奋，足以证明她受到赞赏时所感到的天真的满意心情。

“我去拿帽子，”她说，“您帮我戴好，是不？”

她快步上楼，楼梯直通她的卧房。

这时，莱里大妈从另一扇门进去换衣服，她的丈夫拿起一把木杈，去吩咐放牛人一天的活计。

于是只剩下贝内蒂克特同路易丝在一起，他走近她，低声说：

“您像大家一样宠坏阿泰娜伊丝！这儿只有您有权指点她，而且您乐意这样做……”

“您还有什么话要责备这个可怜的孩子？”路易丝惊讶地回答。

“噢，贝内蒂克特，您真是太苛求！”

“大家都对我这么说，您也一样，小姐，您可是非常了解我忍受不了这个姑娘的性格和滑稽可笑的举动！”

“滑稽可笑的举动？”路易丝重复道。“您不是爱上她了吗？”

贝内蒂克特一声不吭，心乱如麻，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没说的，今儿她的衣服真是怪得出奇。穿着舞裙和缎子鞋。披一条开司米大围巾、插上羽毛，在太阳和尘土下跳舞！且不说这身打扮不合时宜，我还觉得惹人讨厌。在她的年纪，一个姑娘本应喜欢朴素，懂得怎样少花钱就能打扮得漂漂亮亮。”

“人家是这样把她抚养大的，难道是阿泰娜伊丝的错儿吗？您留心的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事！还不如关心怎样讨她欢喜，怎样支配她的思想和心灵；请您相信，您的愿望对她来说将是法则。而您一味考虑冒犯她、违拗她，她在家里却受到宠爱，至高无上！您想想，她的心多么善良和敏感啊……”

“她的心，她的心，无疑，她有一颗善良的心；但她的头脑多么狭隘！这种善良是天生的，像植物和蔬菜那样，好歹向上生长，却不知道生长的原因。她的卖弄风情令我讨厌！我得给她挽住手臂，领着她走，在这个节日里到处炫耀她，听到的是一些人愚蠢的赞叹，另一些人愚蠢的诽谤！真是烦死人！我真希望现在已经从那里回来了！”

“多么古怪的性格！贝内蒂克特，您知道，我不理解您吗？处在您这个位置，有多少人会因为能够带着我们乡下最漂亮的姑娘。最富有的女继承人在大庭广众中露面，挑起一二十个遭到拒绝的情敌的嫉妒，可以自称是她的未婚夫而趾高气扬啊！恰恰相反，您只关心有些因轻微过失

引起的尖刻批评，这些过失是这个阶层所有的姑娘共有的，这一阶层的教育与出身并不相称。您让她承受她的父母的虚荣心带来的后果，那是罪过；说到底，这种虚荣心是无辜的，您本应比别人少抱怨一些。”

“这我知道，”他急促地回答，“您要告诉我的话，我都知道。他们不欠我什么，他们给了我一切。他们收留了我，我是他们兄弟的孩子，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农民的儿子，而且是贫苦农民的儿子，我是孤儿，孤苦无依。他们收留了我！过继了我，不让我扶犁种地，像社会等级注定我从事那样的职业。他们自费把我送到巴黎，让我学习，他们把我变成资产者，大学生，有才智的人，他们还将女儿许配给我，他们的女儿有钱，爱慕虚荣，十分漂亮。他们把她留给了我，许配给我！噢，毫无疑问，他们非常爱我，我的姨父母心地纯朴豪爽！但他们盲目的温情用错了地方，他们打算给我的恩惠却变成了坏事……企图登上达不到的高度，这种奢望该受到诅咒！”

贝内蒂克特用脚躁地；路易丝用忧郁而严厉的神情瞅着他。

“昨天打猎归来时，您对那个无知狭隘的年轻贵族说的就是这番话吧？那个贵族否认教育的好处，一心想阻止社会下层阶级的进步。您不会有多少好话告诉他，去保卫传播智慧和人人都有可能发展、上升的启由！贝内蒂克特，您的头脑主意多变，游移不定，爱忧郁，审察和贬低一切，使我感到惊奇和难过。我担心，在您身上，良种变成莠草；我担心，您远远低于或者远远高出您的教育水平，这种不幸也许不会是微不足道的。”

“路易丝，路易丝！”，贝蒂克特用变调的嗓音说，抓住了少妇的手。

他用湿润的双眼凝视着她；路易丝脸颊绯红，以不满的神情掉转自己的目光。贝内蒂克特垂下了手，激动地悻悻地来回走着；然后他又走近她，竭力恢复平静。他说：

“您太宽容了。您比我年长，然而我相信您的精神比我年轻。您的情感宽宏高尚，您积累了经验，但您没有研究过别人的心灵，您不怀疑人心的丑恶卑劣；您毫不在乎别人的缺陷，兴许您视而不见！……啊！小姐！小姐！您是一个恢宏大度而又十分危险的向导……”

“多么古怪的责难啊，”路易丝带着勉强的笑容说。“在这里我自诩为谁的导师呢？相反，我不是一直对您说，我既引导不了自己，也引导不

了别人吗？您说我缺乏了解人的经验？……咳！我对此并不抱怨！……”

两颗眼泪沿着路易丝的脸颊流下来。沉默片刻，贝内蒂克特又走近一些，十分激动，在她身边颤抖不已。随后，路易丝竭力掩盖自己的忧愁，又说：

“您说得对，我过分内向，因此做不到深入观察别人，我忍受痛苦，失去的时间太多了；我虚度了年华。”

路易丝发觉贝内蒂克特在啜泣。她担心这个年轻人过分冲动，对他指指院子，示意他去帮助姨父，他正在亲自把一头肥壮的普瓦图马套上车辕；但贝内蒂克特没有觉察出她的用意。

“路易丝！”他热烈地对她说。

然后他又用更低的嗓音重复：“路易丝！”

他说：“这是一个美丽的名字，非常朴实温柔的名字！是您用了这个名字！而我的表妹，生来是善于挤牛奶和放绵羊的，却叫做阿泰娜伊丝！我还有一个表妹，叫左拉伊德，她刚给自己的男孩命名为阿德玛！贵族很有理由蔑视我们的嘲笑；这些嘲笑十分刻薄！您不感到是这样吗？这儿有一架纺车，我的好姨妈的纺车；是谁给它接上了羊毛？是谁使它在姨妈不在时耐心地转动？……不是阿泰娜伊丝……噢！不是！……如果她触到了一个梭子，她会以为降低了身份；她担心重新下跌到摆脱了的地位，要是她会做一件实用的活计的话。不，不，她会刺绣，弹吉他，画花，跳舞；而您生在豪富的家庭，您却会纺纱，小姐；您是温柔、谦卑、勤劳的人……我听到楼上有人走路的声音。是她来了；她准定在镜前留恋忘返了！……”

“贝内蒂克特！快去拿你的帽子。”阿泰娜伊丝在楼梯上头喊道。

“去啊！”路易丝看到贝内蒂克特毫不动弹，这样低声说道。

“这该死的节日！”他同样低声回答。“我要出发了；一旦我把漂亮的表妹放到草坪上，我会故意扭伤一只脚，返回农庄……您也去吗，路易丝小姐？”

“不去，先生，我不去。”她干巴巴地回答。

贝内蒂克特恨得涨红了脸。他准备离开。这时莱里大妈又出现了，打扮不算奢华，但却比她女儿的服装更加可笑。阿泰娜伊丝花了一刻钟才在马车里怒冲冲地坐定，一面埋怨母亲在自己旁边位置占得太多，蹭